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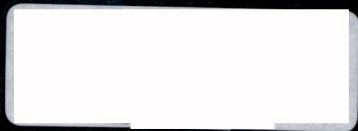
绝 望 前 行 ， 永 无 止 境

# 生化危机



R E S I D E N T  
E V I L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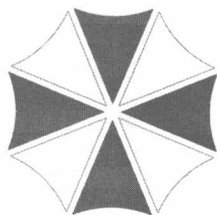
[美]约翰·谢利 著 | 侯永山 译



真正恐怖的，从来都不是病毒。

 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生化危机



R E S I D E N T  
E V I L

[美]约翰·谢利 著 | 侯永山 译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生化危机 / (美) 约翰·谢利著; 侯永山译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7.3  
ISBN 978-7-5411-4585-8

I. ①生… II. ①约… ②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4079 号

### *RESIDENT EVIL: RETRIBUTION*

This translation of *RESIDENT EVIL: RETRIBUTION*,

first published in 2012,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itan Publishing Group Ltd.,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, Inc., Labuan, Malaysia.

Resident Evil: Retribution © 2012 Constantin Film International GmbH and Davis Films/Impact Pictures (RE5) Inc.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: 21—2017—75

SHENG HUA WEI JI

# 生化危机

[美] 约翰·谢利 著 侯永山 译

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

责任编辑 彭 炜

装帧设计 violet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(成都市槐树街2号)

网 址 [www.scwys.com](http://www.scwys.com)

电 话 028-86259287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
印 张 10 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17年4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4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4585-8

定 价 36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010-82069336

# 我是爱丽丝

我在保护伞公司一个秘密的高科技部门——蜂巢工作，那是一个研发实验性病毒武器的实验室。一次病毒泄漏事故导致所有人丧生，麻烦是……他们没有一死了之。

这就是世界毁灭的开始，它将席卷整个世界。

最后几个幸存者到一艘名为阿卡狄亚的轮船上寻求避难，我们原以为那里是安全的避难之所。

保护伞公司再一次发现了我们，我和我的朋友们再一次踏上逃亡之旅。

我叫爱丽丝，这就是我的故事……

……一个怎样走向死亡的故事。

阳光明媚，风平浪静。加州海岸阿卡狄亚油轮上。天气真的不错，偶有一缕薄雾亲吻一下碧浪的白色脑瓜儿，然后飘然而去。如此好的天气，如果是在世界开始毁灭之前、如果是在人类开始自相残杀之前、如果阿卡狄亚是一艘游艇，那该多么令人惬意啊！

爱丽丝正站在阿卡狄亚船尾附近平稳的金属甲板上，陶醉于凉爽的微风中。这时，她看到一群被解救的试验品，一律身穿白色的衣服，在改装过的巨大油轮上乱转，试图在新的现实中找到自己的定位。

她能够想象出他们内心的想法，脑子里听得见他们的声音。

“我听无线电广播说阿卡狄亚是安全的地方——没有感染、没有丧尸的攻击，还有食物和住处，可最后我找到的却是

一艘船！”

“身穿黑色突击队服的人抓住了我，机械甲虫般的手掌扇在我脸上，之后……我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醒来时，我发现自己在高科技船舱的玻璃管里，像瓶子里展出的昆虫。”

“那个女人——爱丽丝——把我领到了外面，但是现在怎么办？丧尸还在外面。出了什么事？”

现在到底怎么了？

他们控制了这艘船——起码暂时是这样。克里斯和克莱尔跟她一起杀死了阿尔伯特·威斯克。据她所知，罗德·斯宾塞不在了，阿尔伯特·威斯克就是保护伞公司权力最大的人，威斯克的死也许会让他们的内部陷入混乱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

如果威斯克真的死了就好了……

她怎么会怀疑他的死呢？她的子弹让他的身体弹痕累累，她把他那软绵绵的、滴血的躯体丢在下层船舱的甲板上。不！他死了。

他必须死！

微风吹过改装油轮的巨型船体。试验品们相互低语着、转悠着、交谈着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地平线，波浪敲击着船体。她能分辨出远方岸上洛杉矶的天际线——或者说是洛杉矶残骸的天际线。圣塔莫尼卡市成了一片焦土，还在冒着烟，许多建筑烧得就剩下了骨架。但城里并不空，到处是丧尸的受害者，他们成群地聚集在大街上，见到活物就撕咬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并不相互撕咬，也许他们想吃更新鲜的肉吧。

爱丽丝想到首先要做的是到阿卡狄亚的船桥上去，找出安全驾驶油轮的方法。也许油轮高度电脑化无须人工驾驶，加上油，它就会带他们到世界的任何地方。

比如——去哪里呢？

她想，去卡特琳娜岛吧，那岛距洛杉矶海岸可能只有 35 千米，卡特琳娜岛本身还不到 37 千米长、13 千米宽。那里肯定也有丧尸，但不会很多。她可以带一队人把它们逐一清除出岛，消灭它们，就像消灭昆虫一样！

可是，丧尸曾经也是人啊，男人、女人，爷爷、奶奶、孩子——甚至孩子也成了丧尸！爱丽丝经常想那些丧尸游荡于街头，或呻吟或咆哮，滴滴着血腥的唾液，难道它们身上就没有一点儿人性了吗？

她从未看到半点儿人性的表现，丧尸好像比患狂犬病的狼还要疯狂。也许人类的情感，甚至灵魂——都随着死亡消失了；一旦复活，就成了没有灵魂的东西，空有人类的躯壳而已。

但马特身上闪过过人类的情感，虽然他被保护伞公司的研究人员用 T 病毒的变体改造成了可怖的超级战士。

她想，如果丧尸身上还残存有一会儿人类感情的话，那就是无助了。但即便这一点点隐藏深处的人性也被 T 病毒劫持。

因此，消灭它们，就是拯救它们。

爱丽丝，千万不要忘了这一点！

卡特琳娜岛。一旦她扫清了岛上的丧尸，他们可能会很长时间内免遭丧尸的袭扰，众所周知，它们不会游泳……

这也算作一个计划。因此她决定找克里斯·雷德菲尔德，问问他会不会驾驶油轮。

爱丽丝扭头瞥了一眼她救出的那些人……叹了口气。现在她觉得自己对他们负有责任，她不知不觉地一直努力进入这个角色。在西南的沙漠里游荡的时候，她曾避免自己成为这个角色，但后来她又当起了领头羊。

她在世界最强大的公司里只负责安保，那种生活多么简单啊！她精通武术，会使用各种武器，那时的她自信十足，充满活力。

后来她看到了保护伞公司在蜂巢内的丑恶行径，她的良知迫使她与保护伞公司决裂，与过去的她彻底告别。也许这个新的责任只是因果报应——对她在保护伞公司那段时间的报应。

她依然年轻强壮。男人们觉得她很美，如果她把船上的人带到安全的地方，也许她会安顿下来，甚至在幸存者当中找一个伴侣。克里斯似乎很让她喜欢，他是一个粗犷型的英俊男人，虽然有些冷酷，却令人钦佩……但是……她还能过上那种有爱人、孩子、家庭的正常人的生活吗？

她相信还有这个机会，黑暗的旅程终有结束的那一天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克莱尔的手指向天空说道，她正朝爱丽丝走过来。

爱丽丝被她的惊叫吓了一跳，抬头望去。

“坏了！”爱丽丝低声说道。一群飞机正朝阿卡狄亚压下来。



当然，噩梦没有尽头，每次隧道尽头出现的光亮原来都只是忽明忽暗的、忘记吹灭的蜡烛……而微弱的火苗会伴随着一股烟熄灭。

爱丽丝认出了北部空中的东西。

“V-22？”她的嗓音嘶哑了。为什么她连喘气、思考的时间都没有——一个真正能帮助这些人的机会都没有？“保护伞公司的V-22型飞机，”她几乎是脱口而出地补充道，“它们是由海军陆战队的‘鱼鹰’飞机改装的——既是运输机又是直升机。”

“哦，不……”克莱尔喘息着说。与此同时，爱丽丝摸了摸背后枪套里的猎枪，然后开始移动。

保护伞公司的V-22比海军陆战队的“鱼鹰”更先进，黑色直升机能向前翘起水平旋翼，像普通飞机那样飞行，也可以向上翘起，像直升机那样盘旋，并且比“鱼鹰”的防弹性能更好；飞机机头装有自动机关炮。V-22好像一个完整的空中舰队向她这边飞来，飞机太多了，转眼间遮天蔽日，上面很可能还载有保护伞公司的士兵。

爱丽丝跑到幸存者那里高声喊道：“快！快隐蔽！”

难道这些是威斯克死前派出的部队吗？

他有这个机会，保护伞公司迅速做出反应。像其他的跨国公司一样，他们不想交出船上的技术、实验数据和试验品。

她必须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。

但是V-22太快了。机头朝上那是骗人的把戏，没等她回

过神来，飞机就俯冲下来，同时，伴随着旋翼轰鸣声，机枪开始射击。甲板上接连爆炸，瞬时火光冲天，弹片横飞。爱丽丝跑着喊着，让大家赶快隐蔽，可是广阔的甲板像一个平坦开阔的球场，没有藏身之处。

顷刻间，他们就从平静陷入混乱中。她在甲板上搜寻着克里斯和克莱尔——突然她看见他们救出的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被炮弹击中抛向空中，爆炸使油轮发出类似重锤敲击大钟的声音。

她叹息着，沮丧地骂着。她的胃里翻江倒海，这时她听到直升机的轰鸣声稳定下来，感觉到了它们在甲板上带起的风，她在栏杆附近停住。

一回头，她看见敌人正从 V-22 直升机上沿绳子滑下来。他们都穿着黑色衣服，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，武器带在背上——他们制服的颜色与她救出的幸存者正好相反。

最先到达甲板的三个人迅速摘下捕捉枪，一种类似火箭筒的非致命武器，它向目标射出的是压缩网，而不是子弹。网口一张，几个幸存者就被收入其中，它好像巨大的蜘蛛网。

爱丽丝再次抬眼望去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——吉尔·瓦伦蒂安顺着绳子下来了。她没戴面具，黄褐色的头发在风中飘舞。她边走边用冲锋枪扫射，子弹打在甲板上反弹起来朝爱丽丝这边飞过来。听到金属的呼啸声，她迅速地往边上一闪，子弹擦身而过。

爱丽丝站起身，从腰间拔出自动手枪还击，但没有打中吉

尔。这是故意的吗？吉尔就是那个曾经与她并肩作战的女人！  
爱丽丝想。

她在吉尔胸前瞥见了机械甲虫。

她打光子弹，把枪扔在一边，吉尔也在一阵尘土之后不见了。她闻到了引擎废气的味道，感觉到了旋翼带来的风，一个黑影笼罩着她。她仰头一看，意识到一架 V-22 正倾斜着向她瞄准射击。她从枪套里抽出短猎枪并扣动了扳机，她装入枪里的硬币射穿了飞机的挡风玻璃，削掉了飞行员的脑袋。

爱丽丝转身就跑，但是飞机太近了，那架没了飞行员的直升机一头栽在了甲板上。

炮弹挂在 V-22 的前端，炮弹后面不远处就是燃油管路，直升机跌落甲板上造成的爆炸相当于半吨炸药的能量，造成机身内部支离破碎，重 50 磅的锯齿状金属块像巨型手榴弹的碎片一样在甲板上飞舞。熊熊火焰烧毁了直升机的残骸，被掀飞的螺旋桨极速旋转着切开了另一架飞机。

爱丽丝躲闪不及，强大的冲击波重重地拍向她，她感觉自己的腰一定断了。她双脚腾空，越过栏杆，旋转着坠向大海，她喘着粗气——冲击波使她呼吸困难。

天空和大海变换着位置，世界在旋转，她被甩向一个巨大的蓝色波浪；与此同时，炽热的残骸掉进周围的水里发出“咝咝”的声音。V-22 的残骸像雨点一样散落在身边，直升机的零件掉入水里，带出一串串气泡，海水淹没了她。

油箱翻滚着掉下来，喷射出来的油漂浮在海面上，一碰到

炽烈的碎片就燃烧起来。

爱丽丝在快速下沉，海水灼烫着她的肺部。她休克了，被震晕了，也可能是瘫痪了——她不知道。她的耳朵里只听到自己脉搏的“怦怦”声越来越慢……越来越慢……

她看到波光粼粼、半透明的海面在燃烧，海水在大火中沸腾。自下而上的黑暗吞噬了她，蓝色和橘黄色的火焰在烧毁头上余下的世界……

她感到解脱，火焰让她陶醉，尽管她的脉搏更不规则了，漏跳一拍。她不敢肯定，但她隐隐约约地看到盘旋的 V-22 飞机上放下一根吊索落在她的身边。

那些是胳膊吗？他们想抓住她并把她拽到吊索上。

她不希望那样。

她宁愿去死也不做他们的俘虏、奴隶……

她精神错乱，好像看到了机械甲虫——那是她从克莱尔身上摘下来的。甲虫既不是珠宝也不是昆虫，它像她的手一样大，像活物一样爬上她的身体，找寻着打针的位置。这种药会使她失去知觉，它已经控制了很多人……

不，这不是真的，只有阴冷的黑暗。

她的思绪也飘散了，只剩下一个想法。

我失败了。

她辜负了所有依赖她的人，那些茫然不知所措的人是她带到阿卡狄亚甲板上去的，在甲板上，他们不是被击毙就是被俘获。她辜负了他们。

这最后的想法让她痛心疾首，这也是她的脉搏逐渐慢下来的原因……

随水流下沉太容易了……

我叫爱丽丝，这就是我的故事……

……一个怎样走向死亡的故事。

爱丽丝在一间卧室醒来。

她正躺在舒适而凌乱的床上，这是一个美国普通中产阶级的家庭。

有人正望着她。

她转头看见一个英俊的男人正俯身望着她，他肤色偏深，中东裔；他的头发像床单一样凌乱——他正提上短裤。他注视着她，那做出怪相的眼神表明他们很熟悉很亲密，像夫妻。

他不可能是她的丈夫……她没有丈夫。

但他戴着结婚戒指——她看了看自己的手指——那戒指跟她的正好一对儿。

她想起来了……他的名字叫……托德，对，是托德！

托德望着她，她想起他曾经在很久以前有过别的名字，但她想不起来了。他就是她的丈夫托德，丈夫如此性感，她感到很幸运。

她不是在船上和人枪战吗？

她想起了爆炸，她被冲击波抛起来，像一个被丢弃的布

娃娃。

她不是淹死了吗？

不，那不是真的。她还记得昨天晚上他们做爱了，她身上还留有他的汗液和须后水以及别的味道。她感到两腿间有些酸痛，他是一个猛男……

这才是真的，这种感觉……美妙得多。另一种感觉就是梦，一个噩梦。

忘了它吧，爱丽丝。

“起床吧，”托德边穿裤子边轻声笑着说，“我们要迟到了，闹钟没响，贝琪还没起床呢。亨德森太太会生气的，你知道如果我们送孩子晚了，他们在学校会怎么对待孩子。”

但是，大海，阿卡狄亚，那些人需要她，他们都需要她……

“亲爱的！”托德穿衣服的手停了下来，注视着她，脸上挂满了关切。

爱丽丝觉得很累，迷迷糊糊。她知道该起床了，可是……

“亲爱的？”他看着她，嘴唇噉起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坐了起来，还是有点儿头晕。

大海，头顶上燃烧的海浪……

托德凑近她一点儿说：“亲爱的，你没事吧？”

“没事。”她说，“我要把……贝琪弄起来。”

“你看起来很疲倦。你没睡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。”

他好像对她的话不太相信，其实，她对那件事也不太

相信。

“你真的不累吗？”他问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望着她，那是丈夫看妻子的目光。

“我真的没事。”她坚持说。

“好，那么……”他掀开了被子，“你赶紧起床啦。”

爱丽丝微微笑了笑，还是按他的要求做了。她觉得身体很僵硬，当她深呼吸时，似乎感觉到她的肺部受伤了。

这是那场噩梦的反应……

她在卧室镜子里看到了自己。

等等——不对啊，她的头发什么时候变成金黄色了？

她晃了晃身子，难怪托德那样盯着她。

有时梦境缠绕着你，让你迷茫不已。

是的，正是这样……

爱丽丝穿上睡袍，去叫醒贝琪。

走廊里的海景画、磨损了的硬木地板和气味都是她所熟悉的。这就是他们的家，她和托德的家，房子在郊区，是单层的、牧场式的房子。

她为什么迷迷糊糊呢？

她走进贝琪的房间，看着熟睡的孩子，停住脚步笑了。七岁的贝琪四肢伸开地躺在她的小床上，床头上摆着她的花。

她的脸多么甜蜜啊！她看上去是那么恬静、那么可爱，爱丽丝不忍叫醒她，就这样看着她睡觉的感觉真好。

但她叹了口气，俯下身轻轻地摇了摇贝琪的肩膀。女儿睁开眼，眨了眨眼睛。那双眼睛跟她母亲的一模一样。孩子没有说话——她说话不多，她只学会了用感觉说话。当她开口说话时，她不能控制音高。她患有常染色体隐性耳聋，这是一种



遗传缺陷——内耳缺少一些重要结构。

爱丽丝和托德的听力都没有问题，所以缺陷可能是由隐性基因造成的。如果他们打算生第二个孩子，他们会去体检，确定谁的基因有问题。也许他们会求助于精子或卵子捐赠，但现在贝琪需要他们全部的关爱。

爱丽丝吻了她，道过早安，把她要穿的衣服放好。

爱丽丝洗了个淋浴，穿好衣服，走进了厨房。她一边用榨汁机做新鲜的橙汁，一边小声哼着曲子，感到心情好了些。咖啡刚刚煮好，浓郁的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。

爱丽丝把橙汁倒好，把玻璃杯放在贝琪跟前打了个手势。

“你要鸡蛋吗？”他们用美国手语交流。

贝琪伸出下唇作为回答。

“煎饼？”

“麦片？”爱丽丝问她。这个女孩需要比煎饼更实在的东西。

“煎饼。”贝琪固执地回应着。爱丽丝假装认真考虑，好像她正在进行严肃的外交谈判。最后她回应道。

“麦片加煎饼？”

贝琪笑了。

“成交。”

托德走进来，看上去刚刚剃过胡须梳理过头发，崭新洁白的衬衣外面穿着黑色西服外套。